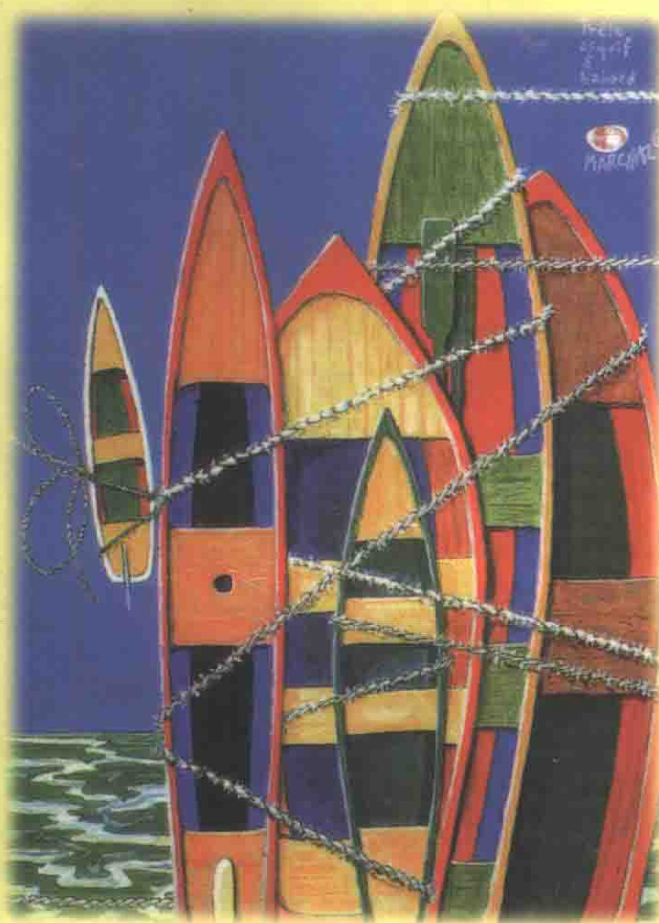


HONG
WENONG
红辣椒文丛

蒋子丹小说精粹

红辣椒文丛 蒋子丹 著



J I A N G Z I D A N X I A O S H U O J I N G C U I

蒋子丹小说精粹

绝响
等待黄昏
艳遇
从此以后
桑烟为谁升起
左手
今夕是何年
那天下雨了
黑颜色
没颜色
蓝颜色
圈

JIANGLZIDAN XIAO SHUO JING CUI



分类号	149133
种次号	I247.7
册次号	289

HONGYANG
WENXING



石油大学 0152379

蒋子丹

1954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南。高中毕业后当过临时工，话剧团学员，出版社校对员及文学编辑。1983年开始文学创作，1987年聘为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并加入中国作协。1988年迁居海南，在《海南纪实》杂志当编辑。后再次聘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95年开始担任《天涯》杂志主编。已出版小说集《昨天已经古老》、《最后的艳遇》、《桑烟为谁升起》、《左手》、《贞操游戏》，散文集《乡愁》、《一个人的时候》、《回忆冬天》、《岁月之约》。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徐 英

封面设计:廖新松

彭 博

技术设计:古 蓉

责任校对:伍登富

·红辣椒文丛·

蒋子丹小说精粹

蒋子丹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冶金部西南勘查局测绘制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261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148-9/I·639

印数:1-8000 册

定价:17.00 元



总 序

女性书写的别样风景

戴锦华

“女性文学”，或许是九十年代中国最为富丽而杂芜的文化现场之一。那是一处多种文化企图、多种文化驱动所共同运作的社会空间；其中日渐成熟的女性性别意识、日臻精美的女性文学书写，与将女性商品化、将女性自陈统摄于男性窥视视域之下的男权文化陷阱，彼此冲突抗争，又时有叠加重合。

或许劳拉·莫尔维的结论是对的，“我们无法在男权文化的天空下另辟苍穹”，但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化的实践，却无疑展现着女性书写的多样性空间及其相当广阔的可能。也许我们无法“另辟”一方女性的天空，但我们却无疑可以以自己的书写去展现丰盈各异的别样的风

景，去裂解男性文化大一统的文化/性别视野，去展示“同一地平线”上的文化与社会生存。尽管萧红曾慨叹“女性的天空是低矮的”，但书写这“低矮天空”下的女性生存，却未必是对这份“低矮”的认可；相反，这不仅是对“低矮”的抗争的姿态，而且是对女性空间/天空的拓展与夺回。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九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书写的成熟，从另一侧面上凸现了女性文化更为深刻的困境：在女性的书写与性别的书写之间；在对自己的性别身份与处境的自觉、指认、自陈与性别本质主义的樊笼与规范之间；在女性对男权文化及国族认同的消解与女性的社会表达与社会角色之间；在知识女性的反抗性书写与不时被凸现的性别身份所再度遮蔽的女性群体的阶级、种族差异命题之间；在女性知识群体与男性精英的冲突与共谋之间；在女性书写的先锋性、个人化与文化市场、通俗文学样式对女性写作者的“天然结盟”之间。犹如我们无法拥有一方女性文化的纯净的苍穹，犹如女性文学并非“纯文学”圣殿中的一处净土；女性的文学书写，也始终是一隅镜城，一个绚烂而繁复的话语运作空间，是女性的内省、抗争、陷落并再度突围的起跑线。或许，女性书写便是一次不间断的文化突围与历险。

本系列入选的五位女作家铁凝、蒋子丹、陈染、方方、斯好无疑是当代文坛上卓有成就的一组，她们姿态各异、风格迥然的作品，使这一系列成了九十年代女性文化图板上引人注目的一方拼图。如果一定要为她们寻找某种共同的特征，那么这共同之处并非作为其生理性别的女性身份，而是她们共同的、跨越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经历；是她们以女性书写，为这个不断发生着断裂、不断经历着扁平化的历史时段，所提供的文学与性别的思考和见证。除却陈染作为一个相对的例

外——她的作品序列在九十年代初成了女性自陈式书写的开先河者；其他四位作者的作品并不刻意强调作者的与文本中叙事人的性别身份，但在她们的叙事视点、书写方式中，女性立场却无疑是小说写作中的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不同于八十年代女性写作，九十年代的女作家们不再于任何意义上将理想自我与理想人格的因素寄予男性角色；所谓“寻找男子汉”已成为重构性别秩序的过程中的一幕喜闹剧。如果说，“寻找男子汉”，已演变为虚构男性当代英雄，并转而由中国的文化工业——准肥皂剧生产来承担其“使命”，那么，在女作家笔下，这一过程并未简单且轻易地将其转换为所谓的欲望内投——书写女性的理想人格、或曰“新女性”。事实上，九十年代女性写作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多重意义上的反思与内省式写作，这不仅是对八十年代中后期对女性角色、境遇与命运的深入思索，不仅是以女性自陈（准自传）写作所呈现的性别意识及其拒绝姿态的选取，而且成为女性作为特定的主流社会边缘人的角色，深刻反思男权社会及文化的裂隙、破绽与荒诞。在此，蒋子丹的《从此以后》与铁凝的《对面》——一个男性窥视者的故事，堪为代表。在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序列中，颇具异曲同工之妙的，是铁凝的《遭遇礼拜八》与蒋子丹的《绝响》。这两个精美的短篇同时是两幕关于女性生存境遇的荒诞喜剧，前者书写一个快乐的“弃妇”是怎样地引发了“社会”的不安，以致必需“全体动员”来将其规范为“秦香莲版”而后快；后者则书写一位女诗人如何以自己的自杀身亡为结局，构造了一幕千古“痴心女子负心汉”的爱情传奇，却最终被读解为因两尾黄花鱼而负气身亡的市井闹戏。

作为这一省思的文学层面，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将写作的自指融入了女性的追问自我与性别的社会建构的质疑之中。不

期而遇的,是方方的《随意表白》与蒋子丹的《桑烟为谁而升起》同时将对女性故事的讲述,于开篇伊始,便暴露一次写作/虚构行为——对女性故事的书写,同时是对女性自我的质询。

此间,陈染的写作作为个案,则不断萦回在揽镜自照与自我拷问的女性自陈之间。如果说陈染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作品仍集中在女性的成长故事与父恋/母恋场景中,那么,她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创作则更深、也更繁复地进入了“姐妹之邦”的书写。我们间或可以将《破开》视为女性书写中的一个特定的标识,一纸关于姐妹情谊与同性之爱的宣告;而她作品所构成的被述世界则如同层层缠绕、又绝望突围的女性文化的迷宫。

似乎介于女性书写的自指与自陈之间,斯好的作品在魔幻与写实、暴露为虚构的书写与隐忍着真情的自陈之间犹疑。她的写作接近于某种性别书写的化妆舞会,面具遮蔽了血肉的面孔,但却不时地凸现、暴露了更为痛切的真实;那是一页《狂言》,一个曾过分将男权文化下的女性规范内在化,因之成了难于救赎的牺牲者的女性的“故事”。

在这一系列中,两位将其丰满的作品序列从八十年代延伸至今天的作家:铁凝与方方,为我们呈现了一份复沓中的变奏形态。作为八十年代名篇的《棉花垛》,触及了女人/历史/暴力的主题,它与“对文明的质询”共同构成了铁凝作品的双重主题;她九十年代的写作,则在这两个主题的融合与延伸中更加切近了女性命运的展现与思考。

在笔者看来,尽管因新写实而“浮出海面”,但方方的写作与八十年代后期的新写实潮汐有着鲜明又微妙的差异。或许正是方方的作品,向我们展现在当代中国甚为响亮、却面目不清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写作力度。其中对现实的敏锐关注与把握,写作

者一份拳拳的人文情怀，对下层社会、“普通人”的悲悯，成为贯穿方方写作的主要脉络。事实上，正是这份视角与关照使她在《一唱三叹》中触及了社会与女性的多重角色，女人与家国认同等重要命题。

或许可以说，正是在文学写作的意义上，蒋子丹构成了另一层面上的女性书写的特例。如果说，《桑烟为谁升起》以写作行为的自指、对典型的女性角色及其话语的戏仿写作成为女性书写的代表作品之一，那么，《左手》和《绝响》则作为两部隽永而妙趣横生的短篇佳作，而成为九十年代汉语写作中的佼佼者。

这一个作品系列当然只是女性书写图板的一角，华美而迷人的一角。这是女性文化的一处别样的风景，一个不断拓展与生长的另类空间。

1998年7月 北京

目 录

绝 响·····	(1)
等待黄昏·····	(20)
艳 遇·····	(60)
从此以后·····	(79)
桑烟为谁升起·····	(106)
左 手·····	(187)
今夕是何年·····	(206)
那天下雨了·····	(225)
黑颜色·····	(241)
没颜色·····	(262)
蓝颜色·····	(283)
圈·····	(298)
两栖人生——蒋子丹访谈录 ····· 蒋子丹 单正平	(345)



绝 响

女诗人黛眉把一只蚊子钉在天花板上。这是她生前最后一次动作。

作为晚报社会新闻部记者，同时作为黛眉的密友与知情人，我列席了黛眉自杀案案情分析会。市公安局侦缉大队的王队长说，这么做本来是不符合规定的。他要求我结案之前不得在报上披露任何细节，我答应了。

以上即是案情分析会得出的结论之一。

黛眉死在本市最高级的蓝玉大酒店 1506 号房间，这家旅馆离她家不到 10 分钟步行路程。床头柜上有一只小型收录机，机器处在录音状态下，电池已经耗尽。床边的地板上，扔着一本新近出版的《现代诗刊》，书中载有黛眉发表

的最后一组诗作《我爱上了一片沼泽地》。黛眉穿着她生前最喜欢的那套藕荷色丝绸长裙，双手在胸前放得很端正，神态安详地仰卧于宽大的席梦思中央，精心化过淡妆的脸气色宜人，看不出一丝一毫紧张或痛苦，相反还隐隐露着些战胜什么之后的微笑。根据现场勘查情况和胃肠液检验报告，初步判定死者系服用过量安眠酮自杀身亡。

办案人员取出收录机里的磁带反复听了多遍，发现里边除了一轻一重“咣——咣”两响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声音。他们首先排除了枪声（黛眉身上没有枪伤也没有任何其他创伤，他们甚至惊讶这个女人的皮肤怎么这样好，好得简直连一个斑点都没有，仅有的一颗痣还是朱红色的），然后又排除了击掌的声音（除非长着一双巨大的铁掌，否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击出这般响亮的掌声）。最后，一个细心的女侦察员发现了天花板上那只被拍死的蚊子，它与落在地板上的《现代诗刊》基本上垂直于同一条直线。她认为那一轻一重两声响，是黛眉用这本刊物打死搅扰了她的临死前的安宁时刻又逃到天花板上去的蚊子而发出的，第一声是书拍击着天花板，第二声是书落到了地板上。到目前为止，这是对磁带上声音所作出的最符合逻辑的一种分析。我觉得她说得不错。

当场就有人提出了异议，认为黛眉打开录音机开始录音的时候，她肯定已经感觉到安眠药的药力发作了，在那种情形下她还能如此准确地用一本32开的小书打死停在3.5米高处的蚊子吗？听到这儿，我差一点插话说，黛眉是个近视眼，还有轻度夜盲症，我们到射击场去打过几次靶，她总是把子弹一颗不剩地射到对面山坡上，只有一次例外，打了一个10环，教练说那纯粹是蒙中的。但我想了想，终究还是没有发言，一来我是一个

列席人员，二来我提供的情况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到底是想证实黛眉近视根本不可能击中蚊子，还是要论证既然可以蒙中10环也就不可以排除她偶尔击中蚊子的可能性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争论的结果是女侦察员说服了其他人，分析结论认定黛眉在临死前用书把一只蚊子钉在天花板上，留下了收录机里一轻一重两声响。

可是黛眉打开收录机，难道仅仅是为了把她最后拍死蚊子的声音录下来吗？当然不是。按常理推断，她特地带着这台收录机来，肯定是打算录制临终遗言的。一个才思敏捷的女诗人，在临死而且是非正常临死之际会有千言万语要说，这毫无疑问，可是为什么她终于不置一词呢？

一转入这个问题的讨论，办案人员就把目光齐刷刷投到我身上，好像我知道黛眉最终要说什么，并且为什么守口如瓶似的。我被他们满怀期望与信任的目光照耀，果然生出了一种我不知谁知的责无旁贷之感。我觉得我自己应该知道黛眉的死因，只是在她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慌了神，理不出一个头绪。但我已经不是一个初出茅庐急功近利的年轻记者了，我不会因为受到他人的鼓励就把没想清楚的问题捅出去。于是我避开那些热切的目光，一直保持沉默。

凭直觉我断定黛眉是为那个人死去的。但那个人是谁？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

中午休会的时候，我向王队长告了假，我需要一个人坐下来好好把事情理清楚。王队长说，请你随时报告你的想法。我对他的语气很有些反感，我又不是嫌疑犯，为什么要随时报告？王队长看出了我的不悦，赶紧对我说，别在意，这是我的职业用

语，咱们还不都是为了尽快查实黛眉自杀动机吗？

离开公安局我骑车去城西的古城公园。那儿是黛眉生前常去的地方，跟我或者跟那个人。我觉得在我们坐过多次的长椅上，肯定还留着黛眉的气场，说不定它能帮我把黛眉的死因和死况演绎出来。

在女诗人黛眉匆匆离去后的这个中午，去公园的路如同她终于带走的秘密一样漫长。我一边骑车一边失魂落魄地想，从此我们这个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再也不会出现黛眉瘦削的身影了，然而人流依旧车流依旧。我在公园门口存好了车，走到入口处，“古城公园”几个浮雕在栗色木板上的墨绿色大字，狠狠地扎痛了我。我第一次认识黛眉就是在这家公园门口。那次我从外地出差回来，黛眉的一个朋友托我带些东西给她，我们约好在古城公园的木牌下边见面。谈到如何互相辨认，黛眉在电话里咯咯笑着说，左手戴白色手套，右手拿当天晚报。结果到了约定时间，她真的那么一副打扮站在木牌下边，朝我愉快地眨着眼睛，比我想象中的那个总是写一些忧郁的现代诗，歌咏死亡、梦魇、绝望、精神紧张和家庭解体的黛眉，要快活得多也年轻得多。她的一肩黑头发给我留下的印象尤其深，完全可以跟 P&G 公司潘婷洗发液广告上的头发媲美。

我们居然一见如故，都说没想到在同一座城市里还有着自己这样投机的对话者。要知道在当今的世界上，找一个听众已经不易，何况一个对话者。

“我太幸运了，在我最需要找人倾诉的时候，上帝就给我派来了一个对话者。”黛眉说。

“女人最需要找人倾诉的时候是热恋的时候，这句话对你适合吗？”我说。

“再修改一下就更适合我了。女人最需要倾诉的时候是不可告人的热恋正在进行的时候。”黛眉说。

这句话叫我以为黛眉是个胸无城府的人，我以为等到下一次见面，她就会把她不可告人的恋爱开诚布公娓娓道来。可是五六年过去，对那个被她如此爱恋，以至于让她不惜用生命去换取的男人，我仍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只是感觉到他无处不在，黛眉生活在他的影子里边。

“别怪我，我对他发过誓，永远不对外人透露他的姓名。”黛眉对我说。

“我既不是你的同性恋对象，也不是你丈夫雇来的私人侦探，有什么理由要怪你？”我说。

一提起她丈夫，黛眉就有些幽怨。他们一直是形同陌路但又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甚至常常用写条子的办法进行必须的家务对话。每次黛眉要出门旅行，她就给她丈夫留一个便条告知她的去向和各种食品的贮存处，然后跑来把一个包裹寄放在我这里。我猜想那是她的日记和私人信件。

我在古城公园门口想到了这些，突然眼前一亮，对解开黛眉自杀之谜充满了信心。黛眉是个追求戏剧性生活效果的女人，而且很看重自己的痕迹。她不止一次对我说，替她保存好这些东西，要是她一去不返，它们就成了她曾在世上走了一遭的证明。我觉得这些话是她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说出来的，现在黛眉当真一去不返了，按说她不会用一把火烧掉自己今生今世所有的脚印，她的孤芳自赏和自恋情绪会制止她这样做。

有一种直觉叫我即刻返回报社去。一路上我把自行车蹬得飞快，仿佛在报社传达室里等着我的，不是收到黛眉遗物的某种可能性，活活就是起死回生的黛眉本人。

果然我进了报社大门还没把自行车架稳，收发员老孙就冲我喊：“你这两天上哪儿去了？有你两大包挂号呢！”

黛眉最后的消息摆在我桌子上，牛皮纸的封皮上有她匆匆忙忙的字迹。让我自己也觉得不可理喻的是，面对黛眉临终的托付，我首先感到的不是情理之中的悲伤，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她最信任的人是我。黛眉，你说人这东西怎么总是这么不可思议？我对她说。黛眉在包裹横一道竖一道的纤维绳里晃动着充满宽容笑意的脸说，给你一次最后也是最彻底的交待，不枉我们朋友一场。于是我就心安理得地剪开了那些绳子。

我像一个福尔摩斯似的开始了对这两个包裹的检查。

从牛皮纸上不太清晰的邮戳上可以看出，包裹寄出时间是8月21日（黛眉自杀头一天），寄出地点是距离本市60公里的小镇望城坡。黛眉的用心显而易见，她不想让我在她的自杀实现之前收到这些东西。为了这个目的，她在实施自杀计划的头一天，专程去望城坡寄了纸包，按照大家共有的经验，从望城坡到城里的挂号邮件要走三天以上。在这几天里，黛眉有充分的时间来犹豫甚至改变主意。假如改变了主意，她再跑到我这儿把刚刚寄到的包裹原封不动地要回去也来得及。

黛眉一直到死都是一个精明得滴水不漏的女人。

黛眉寄来的物品内容如下：

1) 14本24开封面图案大同小异的硬皮抄本，是她从高中毕业到临死前三天的全部日记，用同一种墨水甚至同一支笔写成。每一本书脊下端都像百科全书那样标记着顺序和起讫年月，似乎为了方便她自己时不时查找某一段生活。这说明黛眉不是一个贪图新鲜而是习惯按定式行事的人，如同她对那个人的感情。

2) 25封信件和6张圣诞卡。信件是由5个不同的人写来的：一封写得歪七扭八的匿名信，告诉黛眉她在电视台当导演的丈夫有外遇。4封她丈夫寄自外景地的信，确认他与一位女演员的恋情，并且理直气壮地说黛眉应该对这个意外事件负责，因为她太冷漠了。还有一封信是那个女演员写来的，文理不怎么通顺但字迹很娟秀，署名签得龙飞凤舞颇有几分大家的气派。她给黛眉指出了一条弃妇的康庄大道——放弃已经移情别恋的丈夫，成全他们也解脱自己。另外19封信和6张圣诞卡出自那个人之手，但每封信与卡都没有署名，其中有几封最末一页信纸被裁去了一截，很可能是那个人原本署了名，而黛眉在收藏时为了安全起见又把它裁掉了。写信的人笔迹非常娴熟，措辞也很讲究，不是一个等闲之辈。

3) 两张公园门票存根，一张游船租用单，两张环幕电影院电影票，几张旅馆住宿发票以及一条围巾、一只皮包、一只生日蛋糕的购物单据，几张长途汽车票和长途电话通话收据。我认为这每一种票据都是某个值得黛眉纪念的日期与事件的登记，凡是有过恋爱经历的人都会明白它们的基本含义。

4) 4盒旧录音带，两盒英文歌曲，一盒苏芮和一盒克莱德曼。黛眉收藏着许多著名版本的音乐磁带与激光唱碟，她为什么单选这几盒留下来，答案只能是由那个人所赠。

5) 一只永生100号铱金钢笔，笔杆摔裂又用像皮膏贴起来，估计可能是七十年代初期产品（那时黛眉还在上中学），可是黛眉用它写了一生所有最重要的文字，日记、高考试卷、诗、履历表、工作总结、给丈夫的便条、一般的信件以及情书。假如黛眉有遗嘱，相信也是用它来书写的，只是不知道她留给了谁。

6) 一张杂乱无章的字条，上边写着一些单个的动词：揍，

踢，踹，打，扇，抽，操，嘯，砍，刺，戳，勒，吊，绑。这显然是一些气急败坏之下用来泄愤的词儿，什么事儿把黛眉气成这样，以致她如此穷凶极恶地在纸上来出气呢？我首先排除了黛眉是针对那个人来的这种可能性，因为她对那个人的任何不满，从来都只用一种自虐式的哀哀怨怨来表达，比如说在她想让他来而他又不来的时候，一个人到雨地里去散步又不打伞，然后感冒发烧；或者在欲与其共进晚餐而不能得的时候，好几天不吃饭，只吃饼干喝矿泉水，然后写一些凄艳无比的朦胧诗。她怎么也不可能把一堆包括“操”这种脏字在内的不雅之词对准那个人。并且我还认为，黛眉的激愤说不定只是为一件小事而起，因为在我们相识相交的五六年时间里，我不止一次看见黛眉轻重缓急不分，换句话说是不止一次小题大作或大题小作。她发过的几次大脾气，都是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遇到类似被丈夫背叛这样的大事她反倒格外冷静并且有风度。记得有一回她为所里分办公用品气得面色煞白，冲到我家来说道时还浑身打战声音变调。她说总务科科长文大肥从来就跟她过不去，每次分东西都是分给她一些残品次品比如缺了口的茶杯、瘪了壳的热水瓶或者被水润过完全不能写字的稿纸。她说文大肥认为她是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在戏曲创作研究所占着编剧的编制又不写剧本，连弹词话本都没出过一个，只顾写一些乱七八糟的歪诗来糊弄人。说到这些黛眉简直怒不可遏，差不多跳起来喊，他以为他是什么人？一头脑满肠肥的蠢猪，一只专吸人血的大蚊子，每天除了变着法买回来一些谁也不要的破烂分给我们，然后自己去拿回扣之外别的什么也不会干。早晚有一天我要给他一点颜色看，这只大蚊子！说不定这些字是冲着文大肥来的。

7)一把钥匙，就是最常见的那种钻石牌门锁钥匙。